

远去的汽笛声

谢虹 著

华文出版社

远去的汽笛声

谢虹 著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远去的汽笛声 / 谢虹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075-4150-2

I. ①远… II. ①谢…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2323号

作 者: 谢 虹
责任编辑: 纪希萱

出 版: 华文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编: 1000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网址: www.hwcbs.com.cn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hwcbs>

印 制: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纸张规格: 787mm × 1092mm

开 本: 1/12

印 张: 14.5

字 数: 38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75-4150-2

定 价: 256.00元







目 录

序	叶南	1
远去的汽笛声		3
城外的槐树堤		16
爷们儿张桂香		31
院子里的事儿		39
我的奶奶		60
一生的朋友		74
十二岁那年		83
红宝书和红烧肉		98
我的班主任		106
不会褪色的幸福时光		117
心必有依处——拍摄后记		139

序

我自己从没写过一本书，却不止一次要为别人的大作写序，说起来真是件难为情的事。

出书从来都是个挺严重的事，非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和反复沉淀的心绪及执念不能为之。所谓古今至文皆血泪所成，因为那是写书人的一段生命印记。

当然，写书的人最好还要善于表达，否则书是出了，却没人看。

我是以看人写字为生的人，所以很自然地，我对那些善于表达的作者充满敬意，并由衷地羡慕。看过老谢的书稿，我也对他肃然起敬。除此之外，我对他的羡慕还多了一层：因为他不仅写得好，摄影也好。

图像和文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跟我合作过的摄影师和作家都不少（画家和音乐家也有），但在日常作业中，摄影师和撰稿人总是各司其职的，因为能够打通声音、图像和文字，同时兼擅两门乃至三门的人太少了，这要调用的天赋，或者科学一点来说——大脑皮层，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谢曾经的专业是摄影。虽然多年不再以此为业，但就像学骑车一样，工具是我们身体和意识的延伸，工具没有好坏，它负责表达主人的意志和性格。

写字不是老谢的专业，但我们每个人都会写字，区分文字好坏的并不是“专业”，而是人心。

老谢的这本书，动机非常单纯，就是要回到他的内心深处，他的心灵的故乡，把他所知的好，他所记得的美，以他擅用的表达工具——相机和笔，传递给我们。

以结果而言，我觉得他干得漂亮。

在此，我不愿冒“剧透”的风险，擅自剥夺读者与本书直接达成交流和共鸣的权利。我不打算，也毫无必要在此饶舌供认阅读老谢的故事令我产生了怎样的心绪起伏。然而作者美意难却，我想借此机会分享读后的一些小小心得。

时光逝水，有情众生都无法免俗，竭力要从中打捞起珍视的物事，希其长存，打败时间，以令我们的生命永恒。

一件时间的信物，可以是一句话或一个肉包子，一个眼神或一叠钞票，可以是一声叹息一缕余香一阵刺痛，简而言之：一切我们曾倾注情感的可以命名以及无法命名的存在之物。它的意义常常只取决于我们自己，因此，一个人的琼瑶可以是另一人的毒药，或者肥料。

我最珍视的“时间信物”之一，是上午10点钟的学校操场。课间操时间，阳光明媚，空气中还有早饭的余息和槐树花残留的清香，同学们从教室里涌出时的喧闹声仿佛被弱音器处理过，空旷辽远。“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那清脆的女声朗诵（没错，每一个字我都还记得）伴随着激扬的音乐，应该是至少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共享的记忆片段，普及程度也许仅次于新闻联播的片头曲。但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珍视新闻联播的片头曲，两个有此喜好的人遇见了，就叫知音。

知音难觅，而且越来越难。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在发生作用——“这世界变化快”，唱这歌儿的人来自上个世纪，他当能同意，如今的世界不仅变化快，而且越来越快。转速加快，花样翻新加快，忘速加快。人心之间的距离自然越来越远。得遇知音，当浮一大白。

与此同时，故乡也渐行渐远，加速消失。得见《远去的汽笛声》，当浮一大白。

叶南

2014年2月，于北京

远去的汽笛声

从小生长在长江边上，习惯了那由远至近或由近向远的轮船汽笛声。它是那样的悦耳、悠长、荡漾……

儿时，每当汽笛声响起的时候，我就会跟小伙伴跑到江边的轮船码头去看靠岸的轮船，是大船还是小船，看那上上下下、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轮船鸣着汽笛，船尾拖着白浪远去……

被长江和洞庭湖裹挟的家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县城的轮船码头成了通向外面的唯一通道：南下广州、北上京城、东进上海、西出川渝，码头就像一个向外部延伸的终端，把家乡人的希望和梦想带走，无论是赤脚走出去日后成为了将军和部长的少年，还是莘莘学子和闯荡世界的游子，他们离开故乡，从码头出发，满眼青涩，怀揣梦想。多年后他们一身尘埃，荣归故里，码头成为了他们的里程碑，是见证者！

码头在我的眼中是一段血脉贲张的岁月，或是一首激昂奋进的序曲和心中一道永不消逝的风景。

码头也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我的一位老朋友，当年，他从乡下偏远的农村到武汉求学，要到县城乘小客轮。那天，天蒙蒙亮，父子俩就从家里出发。父亲挑着他的行李，一路步行四十多里地，中途过了两次长江支流的渡口，傍晚时分，他们到达了县城的轮船码头。



晨炼

喘息中，父亲将扁担交到他手里时说：“儿伢，你这一走就不能再回来了呵！”话语里承载了一个父亲和几代人的嘱托与希望……

他们大队是水窝子，穷得出了名，靠着母亲上门去给人家做裁缝供养兄弟三个读书。有天，大弟弟开手扶拖拉机打场，翻到一边，父亲急得直叫儿子。弟弟从旁边的水沟里爬起来：“爸，我在这里。”小弟弟喂猪食还得搭凳子才够得着猪栏。

汽笛声声，暮色中，十六岁的少年肩负着家族的荣辱兴衰、梦想与希望，小客轮离开了码头，载着他驶向远方……

当年的少年现已功成名就、学贯中西、誉满故里。

2013年初冬，我在老家拍一些有关过去的影像。那天清晨，我揣着相机从江边干涸的河床上走来，无意中抵进了早已废弃的轮船码头。寒风中瑟瑟伫立的“石首港”三个大字闯入眼中，我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和码头面对面，整个码头的轮廓，像一个神秘的城堡，莫测与悠远。

我的心中一阵颤抖。二十多年前，我也是从这里离开老家。出去以后，再也没有来过码头。看到眼前的一切，散落家乡二十多年的记忆好像合围拢来。沧海桑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昔日宽阔的江面已变成芦苇滩，人声鼎沸的码头成为倾倒垃圾的场地，孤伶伶的候船室在薄雾中显得骨瘦嶙峋，倒是附近东岳寺庙的香火随风飘至，更增加了几分神秘。

我没有往前靠近它。面对它突兀地出现在面前，心中有些忐忑，好像自己那段艰难的岁月就镶嵌在里面，我不敢去触碰。最终



汽车渡口的宣传画

以我逃避似的匆匆离去结束了这次突兀的邂逅。

初夏时节，又来到了魂牵梦萦的码头。因为交通格局的变迁，长江的小客轮十多年前就已停航，码头被废弃了。

这天中午，正值汛期，江水快没过芦苇，我往里刚走了几步，从候船室的楼里传来一阵清扬的二胡声，再一听是《二泉映月》。

我激动得向琴声方向跑去，同时将手中的相机调好景深，估好焦距，一系列准备动作完成，到了琴声处，看到空旷的大厅侧门处，一张折叠的行军床上，一个壮年男子光着上身拉着二胡，一把木椅上架着曲谱。

拉琴的汉子似乎对我的到来并不在意，我不断按动快门，悠扬的琴声在残垣断壁的大厅中回荡，如泣如诉的乐曲中，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二十多年前的印迹，墙壁上残存的船讯和长江流域经停示意图，依稀可见。

我上上下下把没有色彩的大厅，每个角落搜寻了一遍。时空交错，依稀看见当年我背着行囊，伫立在窗前，等待远方的汽笛声，从这里登船出发。

记忆的碎片成为了时光的拼图，这时，我发现拉琴的汉子停下手中的琴，凝视着门外的江面……

在满是尘土的候船大厅二楼，透过锈迹斑驳的窗子，我看到了夏日的风景：船影绰约、水天一色、风吹芦苇、江水荡漾……

小客轮的汽笛声已经远去，码头早已被人们遗忘，但我对它牵肠挂肚、倾心依然。



走过船码头的挑水人



透过锈迹斑驳的窗子，我看到了夏日的风景



候船室里的涂鸦



废弃的候船大厅